

烟台故事·苏东坡知登州⑧

# 苏轼腊月归京途

吴忠波

元丰八年(1085)腊月,京东路萧疏清旷,相较于登州的劲风、湿寒,齐州(今济南)则是干冷刺骨。回京赴命的苏轼一行人,一路风尘抵达长清,行程已经过半。

一

苏轼虔诚拜佛,刚离开城西长清,便来到城东龙山(今属章丘)访友。

在齐州通淄州、青州和登莱的必经之地龙山,时任监税的宋宝国在府门前迎候亦师亦友的苏轼。宋宝国为北宋著名诗人宋祁之子,颇受荆国王安石的器重。

茶后饭余,宋宝国就把王安石所书的一卷《华严经解》呈给苏轼看,试探着问:“大人可否能为之作跋呢?”

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和,世人皆知。世人不知的是,就在上一年的秋天,苏轼与王安石在江宁(今南京)相见时,早已一笑泯恩仇。王安石曾夸奖过苏轼的经藏文,二人一起“诵诗说佛”。但在苏轼看来,王安石论禅晦涩干枯,尤其割裂“佛语”与“菩萨语”,他着实不敢恭维。

碍于情面,苏轼仍挥笔作《跋王氏华严经解》一文,不过这跋绝无溢美之词,对很多观点都提出商榷,他以河阳猪失而复得故事,讽喻调侃中抒发个人见解。

“济南春好雪初晴,才到龙山马足轻。”齐州乃至龙山,是苏轼心驰神往的故地。早在熙宁十年(1077)二月,早已从密州卸任的苏轼途经齐州,曾与知州兼老友李常(李公择)相逢。那是一个雪后初霁之日,苏轼跟李常游览了位于城东数十里的龙山。

苏轼忘不了,他与李常在城门见面时,自己裹破毡、骑瘦马,如同北海渴饮雪、饥吞毡的苏武前辈。一见面,李常对他拱手作揖,咏诗致礼,恭敬有加。苏轼亦作《至济南,李公择以诗相迎,次其韵二首》相和。二人“纵谈剧饮”,互诉衷肠,可谓“聚散细思都是梦,身名渐觉两非亲”。

苏轼的弟弟苏辙在齐州任掌书记,可惜当时他恰已返京铨叙(职位审定),兄弟俩失之交臂。宦游40多年,兄弟俩“不相见者,十尝七八”,好在苏轼住弟弟家中,倒是见了三个侄子及亲眷。

当年二月,苏轼与好友齐州原知州李师中(字诚之)为宋应天府楚丘(今山东曹县)人,苏辙任齐州时,他是第一任知州,熙宁六年(1073)九月由登州调入。

跟随李师中到齐州的吴复古(子野),也是苏轼相见恨晚的师友。吴复古生于北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),时为皇宫教授,与苏辙有交集。苏轼与吴复古极为投缘,也对吴复古与李师中的登州故事颇感兴趣。原来,吴复古游登州

时,得12块北海砢砢石,块块“秀色粲然”,他于是不远千里乘海船将美石运回潮州老家,置于“岁寒堂”下。

苏轼后来以“北石南运”这个佳话为素材,写成中国赏石第一散文《北海十二石记》,使登州(长岛)“五彩斑斓”的美石,名扬大江南北。

二

离开齐州后,苏轼一行的车轮轧过官道上结着冰碴的积雪,马蹄溅起淤着枯叶的冻泥,“至郓州,与范纯粹同建募役之议”。范纯粹(1046-1117)是范仲淹第四子,时为京东路转运使、知庆州,二人都心怀国事,可谓同道中人。

苏轼的《论给田募役状》,议民之得失、论国之利害,提出用积存的免役宽剩钱来买田,给田募人充役,使“农民宽富,以备缓急”。针对“免役法”征收宽剩钱过多和偏离雇役、移作他用的问题,他反对“以图一切速成之效”,而取其合理之处而用之,“因法以便民”。

见了范纯粹,苏轼想起同为京东转运史的鲜于侁(子骏)。八年前苏轼至郓州时,年长他19岁的鲜于侁“留饮新堂,以吴道玄画佛为赠”,这情景他历历在目。展卷轻拂,吴道子画佛已由当初的破烂不堪变得装裱完好,更令他欢喜至极。他为子骏倾情奉送而激动万分,情至深处,倾情挥毫《作诗谢之》:

贵人金多身复闲,  
争买书画不计钱。  
已将铁石充逸少,  
更补朱繇为道玄。  
烟薰屋漏装玉轴,  
鹿皮苍壁知谁贤。  
吴生画佛本神授,  
梦中化作飞空仙。  
觉来落笔不经意,  
神妙独到秋毫颠。  
我昔长安见此画,  
叹惜至宝空潜然。  
素丝断续不忍看,  
已作蝴蝶飞联翩。  
……

翌年(1078),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时,又题写了《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》,再次感恩与鲜于侁的相见。

三

行履金陵(南京),车马休整,苏轼最想见的是全家人的恩公张方平(文定)。他曾写道:“十五年间,六过南都,而五见公。”(《祭张文定公》)

张方平(1007-1091),字安道,应天府南京(今河南商丘)人。当年,张方平慧眼识苏轼之父苏洵,称其为“王朝之珍”,苏轼苏辙兄弟因此“得交于公”。苏轼名噪京华、脱离“乌案”羁绊以及登州东山再起,这份恩情始终是他

无法语尽也无法还清的。

拜访张方平,苏轼感佩恩公,不满足于其仅仅加封太子太保,觉得还应争取朝廷再给功名。这从翌年(元祐元年)十月,苏轼上呈《乞加张方平恩礼札子》中可得证实。

苏轼对张方平说:“您才识超人,博学能文,朝廷内外任官四十余年,已晋八名臣之列吧?”恩公不置可否。

“仁宗皇帝对您宠遇甚重,遇西夏反叛时,是您提出和戎之策,并得以采纳吧?”恩公点头称是。

苏轼说:“神宗熙宁年间,是您陈述王安石之新法之缺失?”恩公对此也承认。

“神宗皇帝命您为执政大臣,因故王安石不满,再无重用,您也没怨言吧?”恩公说确实如此。

“当下,朝廷元老大臣历经四朝的,唯文彦博、恩公和范缜三人,文、范两人在朝、有任,独恩公闭门在家。”

苏轼为恩师不平,他说:“回朝后,争取太后、皇上二圣为恩公加恩礼劳。”

元祐六年(1091),张方平享年85岁离世,追赠司空,尚书右丞苏辙替他请谥号“文定”。苏轼悲痛欲绝,服孝三月,并为恩师亲撰墓志铭。

四

苏轼这位卸任的登州知州,回京师踏雪赶路,沿途官道湿滑,滴水成冰。他踏荒原、住驿店,一道走来;披星光、尝野物,一路思考。

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《乞罢登州榷盐状》“两状”表达主题和篇章结构,苏轼不断怀揣于心、打磨于脑。在到京前,他克服磨墨即冻、哈气成冰的困难,或倚马铺纸,或冷桌勤书,赶紧赶如期写好。

其中,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是苏轼“元祐更化”九年间所写超过150封奏状中的第一封。此状指出,根据登州的“地近北虏,号为极边”的边防战略地位,请求克服麻痹思想,修筑工事,加强战备,驻军兵士不得差往别处屯驻,以确保国家安全、不受外敌侵扰。

《乞罢登州榷盐状》则认为,朝廷推行低价收购、高价售出的榷盐政策,致使煮盐的灶户破产逃亡,百姓买不起盐,而官家所屯食盐长期积压,损失严重。因此,苏轼要求撤销登州莱州的榷盐政策。

苏轼一到京师,就将两状呈送朝廷,并很快就被采纳,从而使登莱罢榷盐的主张,得以实现。据清道光时重修《蓬莱县志》记载:“蓬邑不食官盐,自宋代苏长公已条陈得免其累,洵所谓仁人之言,其利溥哉!”

苏轼登州任职五天,竟然为登州办成了两件“惊天”大事,履行了进京必作家国状的职责,兑现了“归去先传《乐职》诗”的承诺。为此,登州、莱州两州

百姓纷纷立《罢榷盐状》碑石,以表达感激之情。

这也就难怪在苏轼去世时,“讷闻四方,无贤愚皆咨嗟出涕”。在苏轼身后,修苏公祠于蓬莱阁,至今还有“五天登州府,千年苏公祠”的称颂,表立朝为官的丰功伟绩,可见其在一方士民心中的分量。

“元丰之末,臣自登州入朝,过八州以至京师。”(《苏轼文集》卷十七)这八州,苏轼只在莱州、青州、齐州、郓州有活动记录或文字留痕。笔者考证,行程还应途经潍州、淄州、济州、曹州。

当苏轼经郓州离开山东境,马车朝着京师的方向而去时,他一定会心存不舍吧?何时才能再回山东?何时才能再见密州的纯朴子民和登州的神仙百姓?从史料来看,苏轼余生再也无缘回到山东,密州、登州成了他永远的“千里共婵娟”之地。

相关链接

农历腊月十九是苏轼的生日,在东坡老家四川眉山,三苏祠沿袭古老的“寿苏”传统,每年都会举办“寿苏会”纪念东坡先生的诞辰。这一习俗自宋代开始,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。今年,三苏祠博物馆将在脩殿以“寿苏仪式”开启寿苏会,并举行系列传统文化体验活动,游客可免费参观。

值得称道的是,“寿苏会”早已超出地域限制,国内如山东、海南、湖北、北京、浙江、江苏等诸多地方,国外如日本、韩国都有官方或民间的传统文化活动。“寿苏会”已成为海内外文化交流的佳话。

编后记

北宋元丰八年(1085),时年50岁的大文豪苏轼调任知登州军州事,由此成为940年前“山海名邦”烟台(包含今威海)的“老市长”、山海仙境文化的重要代言人。

为深化宣传“仙境海岸,品重烟台”,本报邀请山东省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智库专家、苏轼文化研究学者吴忠波先生执笔,于2024年6月起推出“苏东坡知登州”月度专栏。专栏文章对苏轼“春接命、夏启程、秋到任、冬回京”的履历及心路历程进行了深度挖掘,展现给文史爱好者和广大读者。

这种对苏轼知登州的文化宣传,变过去零散单篇而成系列报道,从“到任五日”延及“往返八月”,从“一诗”(海市诗)“二状”(盐、军状)增至“三美”(海、陆、空)“四至”(文、诗、书、画),向世人展示了一位立体多面、文武双全的“苏登州”。

今天是农历腊月十九,国内多地举办“寿苏会”纪念苏轼诞辰988周年。在本组报道完结后,本报后续将继续创意媒体传播形式,挖掘苏轼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作为“品重”“仙境”代表人物的内涵。